



为“全民阅读”补上一曲民风中华诵



世界上唯一能穿越时空的，是人的思想。所以，对先贤思想的尊重，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

王霸经权话韬略

评说赵蕤与《长短经》

朝
园◎著

唐人赵蕤，以一部融帝王学和纵横术于一体的《长短经》著称，作品集官场利害得失之大成，纵论王霸经权，正变长短之术，话说文韬武略，倾授权变机宜，时称“赵蕤术数”，亦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当下饮食男女，不分形而上、下，欲解人生是非长短，亦请听赵蕤跟你说道说道。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王霸经权话韬略

——评说赵蕤与《长短经》

朝
园
／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尚书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霸经权话韬略：评说赵蕤与《长短经》 / 朝园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国学书厢)
ISBN 978-7-01-011773-7

I. ①王… II. ①朝… III. ①政治-谋略-中国-古代
②《长短经》-研究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289号

王霸经权话韬略——评说赵蕤与《长短经》

WANGBA JINGQUAN HUATAOLÜE——PINGSHUO ZHAORUI YU CHANGDUANJING

朝 园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16千字

ISBN 978-7-01-011773-7 定价：44.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国学书厢》序

汪高鑫

所谓“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最高一级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概到20世纪初年，“国学”一词完成了语义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代名词。这种语义转换的背景，则是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转型。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国学”一词，以与“新学”、“外学”相对举，彰显中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的区别。此后学者多以“国学”代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邓实就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胡适也说，国学是“中国的一切过去历史与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博大精深。因此，这门“国学”的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历史上自然是独一无二的。按照我们先人的划分方法，它包含了经、史、子、集四大系列。具体而言，这门“国学”以先秦六经与诸子学为基础，包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二十四史、历代野史杂史，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医学、兵法、农学、书画、星相、数术等等众多学术门类。而“国学”的核心，则无疑是传统儒学。

“国学书厢”系列丛书的推出，便是要通过对国学中有影响的各类传世典籍作出有所选取的评说，以期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风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精髓。之所以“有所选取”，是因为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任何一种系列丛书，都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的评说。本丛书的选取对象，主要是以秦汉以后诸子、杂史、文论等经典作品为主。作出这样的选取，是基于相比较于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和二十四史等国学“大众经典”而言，秦汉以后的诸子、杂史、文论等相当数量的国学经典，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熟知，目前尚属于“小众经典”。然而这些国学典籍评说人性善恶、纵论文韬武略、参透历史玄机、洞悉政治内幕、语录警世箴言，其学术与思想价值毫不逊色于“大众经典”，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学术上自成“一家言”，思想上启迪后人。

编辑这套国学经典评说丛书的用意至少有两个，其一是为大众了解、学习国学经典提供方便。随着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通过学术讲堂与图书出版等多种形式，国人对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二十四史等国学典籍多少已有所了解。然而这些典籍虽然浩繁，却只是国学典籍中的一部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两千年历史中，历代都有数量众多的诸子、杂史、文

论等经典问世，它们也是中国国学典籍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它们相对还比较陌生。展开对这些国学经典的系统评说，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了解这部分国学经典，汲取其带给我们的思想素养和精神力量，力求使这类“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

其二是为中国的文化总结与传承工作尽一份力量。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国学经典就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珍贵品”，是一份中华民族的厚重的遗产，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自当倍加珍惜，认真总结，努力传承。评说国学经典，便是一种文化整理与总结工作；而整理与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中华文化得以川流不息。

基于这样的目的，该丛书在国学经典评说方法上力求做到两点：第一是准确性。国学经典评说不是戏说，而是一项严肃认真的文化总结工作，因此，必须坚持准确性原则，尊重经典原意，阐释经典精神。为了帮助读者准确领会经典，该丛书的编纂体例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论相当于一个整体性的导读，集中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以及所评说经典作品的学术

价值，旨在使读者对经典价值及其作者学术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文则以解读和阐释经典内容和思想为主线，并将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学术实践过程、思想发展脉络融入其中，以期全面展现经典的思想价值和作者在思想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魅力。

第二是通俗性。该丛书编纂的努力方向是使“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既然要成为大众读物，当然其主要读者群体是非学术专业的普通大众读者。而要让大众读得懂国学经典，了解经典的学术思想，就应该摒弃学术文体与学术语言形式，努力贯彻通俗性原则。为此，该丛书的经典评说，力争做到内容上深入浅出、语言上通俗易懂，以期激发起大众读者的经典阅读兴趣。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学书厢丛书”，可谓眼光独到、立意新颖。相信随着经典评说系列丛书的不断推出，会激发起大众读者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这将对传承国学、汲取民族文化素养大有裨益。

2013年11月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园

导 言

一、巴蜀苍岩有此君——赵蕤的生平及贡献

学问分三种，有关于自然的知识技能，有关于人文的知识技艺，此外，还有关于做事的道理和能力。做事的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抓住立身处世的主干、关键和脉络，理解社会存在的构成和运行。

任何文明渊源久远的国家，自古以来都不乏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规划个人人生的道理的研究和总结。这些道理，往往可见于历史、哲学或者宗教的著述，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

我国的六经、先秦诸子以及历史典籍，就包含着此类民族性的智慧。

这个民族智慧的整体，绝非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可以单独取代。而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高峰的盛唐时代，一部纯属个人独立研究撰著的、专门研究国家治理和权力统治的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它以通俗实用的面目面世，以具体实践为指导原则，是在对上述古代智慧著作的综合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打造诞生的——虽然表面上看有大量的引文，实际上绝非普通的汇编。它是不折不扣的盛唐气象的产物，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英雄梦想的结晶，而这梦想又是建立在民族智慧的根基之上的。它赋有写作者的个性色彩，潜移默化的、通俗贴切的启发性和具体实用的教战性都异常突出，在它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过这样的著述诞生（北宋的《资治通鉴》与

它形似而神不似），这就是《长短经》。

《长短经》贯穿着一种人世关怀的魂魄和拯救的切入角度。难怪，其作者赵蕤的精神风采折服了他的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才华屈指可数的蜀中同乡、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赵蕤出身于蜀中地主家庭，丰厚的家资成为他一生独立研究和写作的保证。作为一个家族产业的经营者，他济世的切入点是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这似乎反映的是一种追逐个人利益的“贵族”精神的迹象；但是，他的著述精神，又完全是站在开放的大众的立场，带有文化的情怀和自由的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赵蕤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专门的管理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古代，他被看作一位谋略家，权谋学者，精通经权、谋略、数术，由于早年的李白在走出巴蜀之前曾经跟他一起学习和生活过两年，在蜀中有“赵蕤数术、李白文章”一说。

中国古代的智谋权学著作，往往采用托名而作，关于成书来源总是充满传奇色彩。譬如，《素书》相传为西汉时期黄石公因为张良代为桥下拾履而传授给张良的，张良死后又被埋藏于其坟墓当中五百年后方重见天日；再如《阴符七术》相传为战国时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的大作；而《六韬》乃商周易代之际的传奇人物姜尚（姜子牙）的手笔；《白虎阴经》则是唐代李筌受水边老妪所赐。然而《长短经》的成书背后并没有圣贤、仙人的传奇故事。它产生于盛唐唐明皇时代，作者赵蕤明确将自己的名字以及书写身份标注在卷首，并不希求给世人和历史留下悬疑。这

是一种在古代值得关注的著作态度。书写者的个人身份，浮出了历史发展的水面。他就是赵蕤。

赵蕤，字太宾，自号东岩子，四川梓州盐亭县（今绵阳市）人，长期隐居于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今三台县长坪山琴泉寺侧）。因为三次被唐明皇征召而不应，时人尊称他为赵征君。留传下来的关于赵蕤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见。后人根据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封向安州裴长史上书自辩的书信（《上安州裴长史书》）以及一首怀寄旧友的五言古诗（《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可以知道，早年的李白，曾经去往赵蕤夫妇隐居的蜀中剑南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跟随赵蕤一起学习、生活过两年。李白在晚年因为投靠永王李璘叛军被下狱，在浔阳狱中还写下过一首《赠钱少阳君》

（又题《送赵云卿》，据说钱少阳指的就是赵云卿，云卿为赵蕤的字）。李白这首诗意在奉劝80岁高龄的师友出山，辅助某主谋取天下。这是李白一厢情愿的劝说，由此诗作我们倒可看出，李白与赵蕤，两人一为四处游荡蓬勃进取的诗人冒险家，一为深谙世事深居简出的学者宅公。李白于写下诗作的次年谢世，赵蕤的卒年应当在李白去世之后。关于他的去世，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白的这首诗信，引来蜀中官吏的谗陷，使得赵蕤被下狱而死。

对于唐人赵蕤生平的确切史料记载，主要见于四川的地方志，其中要以距唐最近的宋人的手笔为最可信。宋代四川籍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有：

赵蕤者，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此外，还有欧阳修、宋祁主修的《新唐书·艺文志》的官方记载：

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

宋杨天惠《彰明逸事》记载：

（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也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

清人的记载应该是根据这些宋人的记录而来，包括清代的地方志。清《四川总志》记载：

赵蕤，盐亭人，隐于郪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同异，著《长短经》，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

《光绪盐亭县志续编》记载：

蕤，字太宾，盐亭人。后徙居郪，居长平山安昌岩。开元中三诏召之不起。

清代后期官修唐人总集《全唐文》则对赵蕤的介绍是：

蕤字太宾，盐亭人。后徙居郪，隐居长平山安昌岩。开元中，三诏召之不起，或云以谗死。

事实上，赵蕤是中国古代承接先秦汉晋和宋明之间的唐代的一位杰出的王霸经权学家。

◎ 家传易学，不务科举

古来巴蜀出奇人。四川盆地是西南的一块富庶的宝地，赋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梓州，就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间，属于丘陵地貌。在唐代前期辖有9个县，这其中就包括赵蕤的老家盐亭县，赵蕤隐居的郪县。时至今天，梓州当地人关于赵蕤的身世还有着这样的传说：赵蕤的祖先是西汉宣帝时蜀中著名的今文《易经》学家赵宾。赵宾曾远赴山东拜师习《易》，他的子孙历经20代辗转迁徙到梓州盐亭县白虎寨下东岩村（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定居。巴蜀偏居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盘地，巴蜀文化历来不受正统教化的影响，赵宾的子孙虽然保持着书香遗风，但对孔孟研习不精，在隋唐科举盛行之势下，虽屡屡尝试，却始终未曾入第。他们转而经营商贾农耕，到了赵蕤父亲这一代，家业已经经营得非常殷实，在本乡和永泰、东关（梓州九县中的另外两县）等地都置有田产、别墅，成为当地的大户。

据说赵蕤的父亲屡试不第，便出钱捐了个员外郎。唐高宗年间，赵员外壮年喜得贵子，并因为孩子出生于五月，就根据《礼记·月令》“五月谓之宾蕤”一语，为儿子取名赵蕤，字太宾。

但是，以上仅是传说。

有研究者认为，把间隔六百多年的赵宾推作赵蕤的祖先显然缺乏足够的依据。何况，这样一来，赵蕤的字“太宾”就犯了祖先的名讳。但是，对于赵蕤的家世，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到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一代，家境殷实，至少相当于中等地主的资产；二是从他取名《月令》一举可见，他家具具有书香气息；三是从他遍读经史百家，可以知道他家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四是从他的妻子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这一点来看，赵夫人也应出身于书香之家，而古代婚姻往往是讲究门当户对的，赵蕤的家世不应该在其下。

童年赵蕤的启蒙教育的具体情况，无从查考。可以推断出的是，等到他具有独立的阅读能力之后，他是通过广泛地阅读书籍以自学的。

又有传说，赵蕤的父亲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专门为其修建书房，并请来私塾老师和武师，不仅教授经典史籍，还传授琴棋书画和武经剑术。这样，长大之后的赵蕤便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才俊。但是，赵蕤并没有走进科举仕途，终其一生他是唐代的一位著名的隐士，一个在蜀中享有盛誉、深受梓州百姓爱戴的节士（具有高风亮节的人），一个留有著作传世的村学子、乡学究。

关于赵蕤未入科举仕途，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传说赵蕤年轻的时候本是一个志在经国济世的人，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还不止一次去东都洛阳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因为屡试不第，便

归隐山中，以著书立说自娱。但是，此说没有任何依据，而且有明显的失实之处，已经被研究者们普遍否定。

有研究者认为，赵蕤应该是从早年就放弃了科举入仕的人生道路，转而著书立说，意在教导帝王，以此为实现济世经邦、利国利民的途径。这样分析有三点理由：一是赵蕤年轻的时候就任侠好学，且喜欢读的是诸子百家和历史典籍，而对当时的应试之学不感兴趣。这一点与他的祖上的学风倒是一致。二是他的一生，即使在隐居以前，也并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据推测他最远也只是到过益州（今四川成都），东都洛阳应试之旅应该不在合理推测的范围之内。三是开元年间赵蕤被唐明皇三次诏见而不应不赴，如果他年轻时一度热衷过科举，又怎么会面对送上门来的出仕机会而完全不感兴趣呢？

我们还有理由想象，唐初出身梓州的两位或权倾朝野或名震天下的人物的入仕遭遇，也直接影响到了赵蕤的人生选择。

李义府，出生于梓州永泰县，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笑里藏刀”成语就出自于他。他在唐太宗年间被起用，高宗即位时因为拥立武则天登皇后位有功而受到重用，官至宰相。他外表柔顺、说话带笑，但是忌恨藏于内心，柔媚而又善于害人。然而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李义府，后因受贿事件败露，身败名裂，被高宗流放而死。

另一个人物就更为显赫。陈子昂，梓州射洪人，著名的代表唐初慷慨悲壮诗风的《登幽州台歌》的作者。他所吟咏的“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成为千古名句，打动了无数慷慨志士的内心。他是唐初改革齐梁诗风、开启盛唐诗歌昌盛景象的先驱，对于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产生过影响。他以奇才被武则天起用，但因为为官正直、敢于直谏而屡屡受挫，更为不幸的是，他在带职还乡之后竟然被贪暴残忍的地方官害死在狱中。

也许，正是这两位仕途上一正一反的梓州同乡皆为悲剧的人生结局，叫赵蕤看透了仕途和官场，于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无官一身轻”、独立著书立说的人生道路。蜀中文士传说赵蕤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成年后为了开阔视野，认识社会，他曾几次离开盐亭到蜀中各地漫游考察。而漫游沿途所见所闻的三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是蜀中弟子纷纷议论他的梓州同乡李义府如何谄媚武后，爬上高官，得势之后又是如何骄奢苛刻，作恶多端，为迁祖坟活活累死了高陵县令，最后自己也不得好下场；二是在游历射洪金华山时，他得知素有“海内文宗”之称的陈子昂在带职还乡后被残忍的县令害死在狱中，年仅42岁；三是在游历中，他还得知当朝韦皇后和太平公主发动了宫廷政变，并在沿途亲见地方官趁乱坑害老百姓的暴行。这些，都对自幼在潼江边上无忧无虑地读书长大的赵蕤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在他那年轻质朴、怀抱志向的内心中，萌发了自身远离官场、但要以著书立说来教化皇帝和官吏施行清明的政治治理的念头。也许，这个一闪念过于带有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了，也许那几乎等同于一个诞妄的白日梦，但，赵蕤认定这才是真正能

够有利于济世经邦的有效途径。

思想的火花哪怕只是一念之闪，也可以照亮未来的途程。此外，刚刚成年的赵蕤还结下了一桩美满的婚姻，后人记载赵蕤与妻子“夫妇俱有隐操”，可见其妻与赵蕤志趣相投，也是反对夫君谋求科举仕途的。也许这正符合追求幸福生活的女子“悔叫夫婿觅封侯”的心志选择。

◎ 隐居山岩，不应辟召

巴蜀古来人杰地灵。梓州盐亭县地处潼江之东20多里处，潼江由北向南滚滚而流，绕过白虎寨又急转东去。白虎寨的东南方向，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宝地青龙山地带，传说中嫫祖的故里。这里是南朝刘宋、萧齐以及唐代的县治之地。依据传说和记载，赵蕤的故家就安在白虎寨山麓东面、潼江北岸的一片开阔的平坝上，属于青龙山风水宝地的西北端部分，现今叫做“赵家坝”。据推测，赵家坝在唐代可能就叫做东岩或东岩村，赵蕤自号“东岩子”即由此而来。

赵蕤的一生主要活动在唐明皇（唐玄宗）时代。研究者根据史料推断，《长短经》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四年或开元五年（716或717年）。赵蕤的出生应当是在唐高宗调露年间，即公元680年前后，比李白年长20岁左右。也就是说，当18岁的血气方刚的李白前去拜访他时，赵蕤大概是正值40岁上下的才华横溢的壮年。赵蕤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以后，具体卒年不详，享年应该

在80岁以上。

相对于出生地，赵蕤的隐居地（郫县长平山安昌岩）的面貌要更为清晰。不仅唐以后的诗文多有记载，现今的三台县城北长坪山琴泉寺和千佛洞的北侧，还留有当年赵蕤隐居的遗址以及相关的石碑刻文、纪念祠堂等等。

长平山（或写作长坪山），因其南北绵延长达5里、相对高度仅百米、山脊长缓山势平广而得名。其南段东麓林木茂盛，是历代建寺之址。自北周新州（今三台县）刺史安昌公兴建安昌寺起，唐代为慧义寺，宋元为护圣寺，明清为琴泉寺所在地。慧义寺为唐代梓州地区的名刹，规模浩大，香火旺盛，先后有名僧（清虚、智海等）住持，名家（王勃、杨炯、杜甫、李商隐等）荟萃。

赵蕤隐居的安昌岩，就在慧义寺的斜下方。山崖陡峭，背靠西北，面向东南，岩前是一小块郁郁葱葱的平地，岩下有一道小溪向南流去，直注入奔流在远处平坝上的涪江。此地不啻为一处天然绝佳的清修净地。

安昌岩的斜下方，有唐初梓州司马和长史开辟的“千佛洞”。洞窟高5.8米，宽8.2米，深9米，柱高4.35米，宽4.35米，深4.5米。中心柱正面为主佛，通高2.7米，另有千余尊浮雕小佛，高不到半米，姿态各异，顺柱环壁排列，场面异常壮观。

赵蕤隐居的赵岩洞，就在这千佛洞的旁边。如今洞口的遗址上仍横书着“赵岩洞”三个大字。“赵岩洞”高、宽丈余，进深